

四部文圖

文懷沙 主編
秦漢文明卷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十三)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庫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十三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秦漢文明卷

十三

錄目

漢書彙證二

漢書一百二十卷(二)(卷七十至百二十)

〔漢〕班固撰 三一—四五〇

漢書辨疑二十二卷

〔清〕錢大昭撰 四五—六二三

漢書疏證三十六卷(一)(卷一至七)

〔清〕沈欽韓撰 六二五—八五九

漢書彙證二



傅常鄭甘陳段傅第四十 班固 漢書七十

傳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替云義渠公孫賀以從

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五音丘慈反

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

詔令青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

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

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

之欲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

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

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

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

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

親就烹相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

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

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

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編住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

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負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

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

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大子質在漢者漢兵方

至母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

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為匈

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滿匈奴之聞而候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

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

其逆天理平樂監傅介

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以直報

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怨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不煩師眾其

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

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

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

武使匈奴師古曰移中監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留十餘年昭帝時

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

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

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

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

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

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不連將軍田廣明備類

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侯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

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胡後反名王騎將以下

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

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

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

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

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

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

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

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

萬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

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

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

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

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

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

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

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

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

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

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

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師古曰鄯善神爵中匈奴乖

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揮音纒使人與吉相聞吉

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

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

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

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

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

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比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我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

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子移反功效茂

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

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取輿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仲反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

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

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

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

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

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拔距即下超踰羽林

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擊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之遺

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

門孟康曰弁手搏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

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

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

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

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自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句乞也貧音咭得反

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

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

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

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

繆侯師古曰以其總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

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

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

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

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

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

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起屬反今與堅同兼三國

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

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

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

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言厚也所在絕

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

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

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弃前恩立後怨不便



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

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鄧文畏威當不敢桀也若懷禽獸加無

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

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

願送至庭師古曰庭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

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

遣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

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鄧

支鄧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其尊敬鄧支欲倚

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倚反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

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

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以大

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

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

截其四肢也都賴鄧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

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

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心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

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

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

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直奇功師古曰喜許更

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

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

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

國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列於匈奴也且其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妙

反又匹妙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鄧支

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

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

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

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

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覽故壞其事

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目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

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

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豈

子欲沮眾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

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

校名以為威聲也

跡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

校其三校從南道踰忽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

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

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轉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

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

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間呼其貴人屠

墨見之師古曰間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

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

子男開羊以為道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

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

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

書言居困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恐左右譙勸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

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何單于

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

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

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

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講習

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師古曰更反百餘騎

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

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窗

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樓上

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

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

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郅支已出

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

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人

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

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時康居兵萬餘騎

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夜

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

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

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

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

勳斬單于首得漢節使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

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兼反凡斬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

當浪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

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

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

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

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

日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臺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臺當為臺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補何反以為郅支及

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五衡反月令春

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說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

是也師古曰工客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

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非優侏儒戲於

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

侯懼有慙色地者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

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

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

湯師古曰與猶許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擊吏士按驗之湯上跡

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今司隸

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使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

使者爭欲乘危徼幸主事於蠻夷師古曰如昔也為國招難

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

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

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搃城郭之兵師古曰搃總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五重城塞歎侯之旗師古曰寧斬也音寧斬郅支之首懸旌

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

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

鄉讀日嚮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

安君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

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今荆土單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

之繼亦畏威而來也單他丹反焯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師古曰醜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言美誅首

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未宗

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

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

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

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

吉甫備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千里之鎬猶以為遠

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既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

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其軀命命

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謂吏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山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

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

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而靡獲駿

馬三十匹師古曰靡與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

賔而此云母鼓故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諱也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其私

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

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

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

百倍勝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

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

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

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

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勳師衆勞將率

師古曰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

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

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關氏貴人名王

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

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

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

得以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

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

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

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為義

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

前漢傳四一

十五

陳浩

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

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

命蠻夷中師古曰顯與專同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

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

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

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

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

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賤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

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

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鄉由是言之戰

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

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

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愾愾義勇奮發師古曰愾愾憤怒也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碎厲度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

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

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

前漢傳四一

十六

陳浩

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

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

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

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

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

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周書也犬馬有勞於人尚加

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為難馬也敝蓋弗弃為難狗也況國之功臣者

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特遇之也卒終也使

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燧

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燧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

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

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解不訛

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

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

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

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

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

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

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燧煌歷

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

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

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因以舊事測之

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

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使於湯湯明法令善因

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

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

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

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揚光以所作

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

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食其反今作初陵而營起

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

見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

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

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

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占為疆界也可徙初

陵以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

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

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

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羣臣多言其

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

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徙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

之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

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自價作治數

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

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眾愁聲故陵因天性據具土處

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

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

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以

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縣

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

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

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

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

前漢傳四十一

九

徐幹

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

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

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

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

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訊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

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

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

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

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

議以為不道無正法師古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弋

臣下承用失其中師古曰此謂相比附也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無

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此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

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

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

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

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

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

絲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

前漢傳四十一

二十

陳吉

毒涿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

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焯煌久之焯煌大守奏湯

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

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為

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

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

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忘乎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

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

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

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

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考成皇帝

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

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

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

也音口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焯煌正

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

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

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

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群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

克日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

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

離也虞書舜典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以爲湯功

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

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

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譖皇太后

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

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

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

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

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

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拜為

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

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

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

老復遠出子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

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通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

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

六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

慮深長當不師古曰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

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

事也貫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應劭曰跡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

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

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胡侯

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

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

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

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

望舉眾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

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

彌為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

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小昆彌兄末

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

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

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丘師古曰番

步安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

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院之墊鄭比曰墊音贏師古曰墊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

十弩李奇曰三十人將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

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

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

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

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

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臺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

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

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飲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

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

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

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

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

小昆彌李父卑爰寔師古曰寔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

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

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

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寢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

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實不自收

斂師古曰儻易無行檢也篤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